

清教徒之约

《伯克富文集》

基督再来与千禧年的盼望

一、早期教会论千禧年国

早期基督徒被教导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，并且也明显见出新约中有些人也盼望主的再来。由于对启示录 20：1-6 的字面解释，导致一些古教父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复活之间予以区分，并且相信有一间插的千禧年国；其中有些人非常喜欢讨论千禧年国的盼望，并且以一愚蠢属物质的方式来描绘未来世纪的福乐。帕皮亚与爱任纽就真是有这样的想法，其余的人如巴拿巴、赫马、犹斯丁、与特土良，虽然也教导此教义，但却避免加以夸大。克林妥（Cerinthus）、爱宾派，以及孟他奴派对千禧年的教义也甚爱好。千禧年前派说，在前三世纪千年国的教义普遍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，事实上接受此教义的只不过是少数的人而已。而在罗马的革利免、伊格那修、帕利克普、他提安、雅典纳格拉、提阿非罗、亚历山大的革利免、奥利金、戴奥尼修，以及其他重要的教父中，都找不到有关千禧年教义的线索。在早期教会中的千禧年主义学说，逐渐地销声匿迹。当一时代过去，基督还没有再来；当逼迫终止，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，盼望基督再来的心变得不那么强烈，而顺应教会目前的工作，就取代了对基督再来的渴望。亚历山大学派所介绍，也为奥利金所赞助的有关圣经寓意的解法，对于千年国的盼望也有一不良的影响。在西方教会中有奥古斯丁有力的影响，藉着他将教会与神国视为同一，使得对教会的观念由未来转移到现在，亦即教导人要在现今的基督徒世代寻求千禧年国。

二、中古世纪论千禧年国

在中古世纪千年国的说法，一般都被认为是异端。在一些宗派的小旁门里，关于千年国的偶发萌芽是确实的，但却没有什么影响力。在第十世纪中有一种对世界末日普遍的期待，这虽然与敌基督即刻来到有关，但却并没有对于千年国的盼望。在此世纪中基督教的艺术往往从末世论取得题材，忿怒之日的诗歌（Dies Irae）就是描写即将来到之审判的恐怖；画家也描绘到世界末了的情景；但丁作的神曲（Divina Comoedia）就是如栩如生的描写地狱的光景。

三、改教时期论千禧年国

在改教时期千年国的教义为正统抗罗宗教会所拒绝，但在一些其他非正统的派别中却死灰复燃，即如比较狂热的重洗派，以及第五国人（Fifth Monarchy Men）。路德痛斥在审判大日之前有一属地的基督之国的“梦想”。奥格斯信条定那些说：“如今散布犹太的观念说，在死人复活前，义人要占领这世界的国，恶人在各处要受压制”的人为异端（第十七条）。第二瑞士信条说：“况且我们也定犹太人说，在审判大日之前有一黄金时代，义人要占据世界的国度，要把他们邪恶的仇敌践踏在脚下的梦想为异端。”（第十一章）

十七世纪的千禧年，后千禧年

在十七世纪中，有一种千禧年国的主张出现，虽然有几位路德宗与改革宗的神学家，反对在地上有可见的基督作王一千年的概念，可是他们却赞成千年国属灵的观念。他们的见解是这样，在世界末了与基督耶稣再来之前，将有一时期，在此时期中基督将有属灵的临在并为人所经历，那时全世界的属灵大复兴

就要来到；到那时耶稣基督的国将成为平安公义国。这就是与前千禧年主义有别的后千禧年主义的早期形式。

四、后数世纪论千禧年国

在十八、十九世纪当中，千年国的教义在某些团体中又盛行起来。为本格尔学派（School of Bengel）所赞助，晚近则为尔郎恩（Erlangen）所赞助。跟从者则有贺弗曼（Hofmann）、戴莱慈（Delitzsch）、奥伯伦（Auberlen）、若特（Rothe）、珥略特（Elliott）、昆敏（Cumming）、比克斯帖特（Bickersteth）、伯纳弟兄（Bonars）、亚勒弗德（Alford）、查恩（Zahn）等人。论到世界最后事件发生的次序，以及千禧年国实际的情形，在千禧年派当中实是意见悬殊。关于基督再来的确定时间他们履费周章，都认为基督再来的时间是迫切的，但到目前为止，这些估计却都没有兑现，都失败了。此信仰到目前为止虽然传布广远，特别是在美国，说到基督再来后在地上将有一众目所睹的暂时国度，可是在神学的见解上却受到指责。在新神学派的范围当中，有一后千禧年派的新形式出现，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，“在此新的社会秩序中，基督的律法将要盛行，而平安、公义，以及现在属灵势力的蓬勃，就是此新秩序的结果。”这就是饶申布须当他说：“我们需要一个千年国盼望的恢复”的时候心中所存的观念（社会福音神学，224页）。然而到目前为止，千年国的教义向来没有在任何教会的信条中具体化，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教会的教理。

（选自《基督教教义史》，本文收录在《伯克富文集》里）